



【浮世绘】

新手

□雪樱

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患有出行恐惧症。原因很简单：遇见不熟悉路况的新手司机。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出门在外，遭遇歧视在所难免，尤其是带有老弱病残明显特征的群体。上周末，因为记错会议时间，我慌了神，一通乒乓乒乓的忙乱，急匆匆出了门，又急匆匆叫了网约车。我刚一上车，瞥见司机茫然无措的眼神，心底轰然一声炸裂，“坏了，这准是个新手！”他投来一个怯怯的眼神，问道：“这个地方你认识吗？”我摇摇头。“那就跟着导航走吧。”他无奈地说道。我心里又一紧，今天迟到难堪无疑。

路上不算堵，上高架、下高架，汽车在高楼林立和整洁街巷之间蜿蜒穿梭。我无暇顾及道路两旁开得正好的花，心中只有时间的嗒嗒声响。十字路口等候红灯的空当，他瞅瞅手机，再环顾周围，低声说道：“我这才开了第二天，你是我今天跑的第一单生意。”我忍不住苦笑，再也沉不住气了，划开手机搜索目的地，查看附近的建筑物有什么，说给他听，同时发现他真的绕远道了。这个时候，他的手机响了，接起来，传出一个年轻女子的尖细嗓音，“你跑到哪里了？家里没电了，电卡放哪里了？”他不耐烦地回了句：“床头柜里，自己找，挂了！”“啪”的一声响，震得我手一抖。很快，我看到了某某银行的牌子，欣喜若狂，到地方了。下车，朋友帮忙先把轮椅从后备箱里抬出来，司机稳坐驾驶座，面无表情，视而不见。此刻，我心里就像灌进了冷风，一阵痉挛，但容不得半点耽搁，迅速转身直奔会场。

中午散会回家，先在路边招手打车，迎面过来一辆，司机摆摆手，连说带比画示意后备箱装不下轮椅；再来一辆，又摆摆手；有的司机顺势抬手把空车标志翻成载客，叫人直觉好笑。转而叫网约车，几分钟后慢吞吞开来一辆白色SUV，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司机摇下玻璃窗说：“后备箱盛不下！”一加油门，哧溜跑了。又过了四五分钟，马路对面停下一辆黑色帕萨特，或许司机瞥见了轮椅，瞬间取消订单，消失得无影

无踪。阳光倒是显得很大方，照得我有些打蔫，一肚子委屈和郁闷猛烈翻滚。此时，一辆黑色小轿车停在了路边，司机打开车门，过来询问，也在目测轮椅是否能放进去。简单两句话后，我先上车，他折叠轮椅，装后备箱，关上车门，系安全带，发动车子走人，好个利落痛快！

这位司机小哥开朗又健谈，上来就自报家门：自己以前在高新区开饭店，受疫情影响，生意不如以前好做，索性转行，这才干了没几天。我一脸苦笑，“新手，又让我碰上了！”暖暖的阳光透过车窗映照过来，刺得睁不开眼，他帮我放下遮阳板。从做生意到跑出租，从空气质量到体制内外，越聊越有兴致，不知不觉冲淡了我那糟糕的坏心情。我随口建议道：“你不如换辆新能源汽车，既然选择干这行就要舍得投入啊！”他摆摆手，话语中流露出生意人的狡黠，“换辆新汽车我就不划算了！这辆车是以前饭店进货用的，将就用吧，想开就开，不想开就回家，自己说了算！”

听他絮絮讲述，媳妇是研究生，在体制内，从老家临沂考上了省城的公务员，过五关斩六将，凭借真本事拥有了铁饭碗。他呢，赚多赚少无所谓，就是不愿被人管着，所以一个人打拼到今天。“当然，我必须比她赚得多，我是男人，得养家糊口！我初中毕业，人家能跟我，也说明我是有能力的，哈哈！”他补充说。听到这里，我顿觉这个小哥很是可爱，既有生意人的狡猾，也颇有创业者的个性。下车时，他主动跑过来帮忙抬轮椅，还没等我转过身来说声“谢谢”，他已经开车跑出去很远了。

本来说好回来要给去时那位司机评个差评，以解心头愤恨，但我很快放弃了这个念头。开车上路，老手有老手的世故与老成，新手有新手的生涩与可爱，这些都是阅历加持的结果。或许，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不在于车技高低，也不在于职位高低、尊卑贵贱，而在于人性迥异——每个人都有AB面，正因为人性不彻底，所以需要不间断地修行。以前《红楼梦》里那些一闪而过的小人物，现在读来我愈发

地喜欢与亲近，他们帮助我理解人性。比如薛家当铺年过六旬的老伙计张德辉，是个“老司机”，服侍薛家忠诚不二，偏偏薛家出了个不务正业的“富二代”薛蟠，他调戏柳湘莲被打后有所反省，提出要跟着张德辉外出做生意，薛姨妈一万个不同意，还是薛宝钗出面救场，觉得应给哥哥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他若是真改了，是他一生的福。若不改，妈也不难又有别的法子！”于是，薛姨妈设酒宴送行，薛蟠做主人。女眷不能见客，薛姨妈在廊下隔着帘子，“千言万语嘱托张德辉照管薛蟠”。这幕场景，像极了“托孤”，也是对“老司机”的敬重。与张德辉命运截然相反的是赵国基，他是荣国府世代的奴仆，也叫“家生子”。他一出场就死了，一带而过，瞬间被淹没。第五十五回中，王熙凤生病，没法管事，管家向代理管事的李纨报告，赵国基死了，要发多少丧葬费？李纨想到前阵子袭人母亲病逝时发了四十两银子，遂决定也发四十两。协理家务的贾探春年纪小，头脑却十分清楚，她立刻觉察到赵国基的丧葬费有玄机，贾府的规定是，“家生子”是世代奴仆，丧葬费只有二十两。按常理说，赵国基是干了一辈子的“老司机”，死的时候怎么也得体面一些吧，更何况他还是赵姨娘的哥哥、探春的亲舅舅，但急于摆脱母亲家族纠缠的探春还是遵循旧规，秉公处理此事，惹得赵姨娘大闹了一通。事实上，无论赵国基还是探春，封建体制之下，人人都是牺牲品。回到现实中，我们会很快就淡忘掉赵国基是谁，但我们不得不直面一个问题——我们都活在许多因果轮回里，扮演不同的自己，“老司机”也可能是我们自己。所以，我们不断追寻，不断确认，不断执迷，又不断破功，这个过程使人走向慈悲和宽容。

其实，每个人都是新手，在时光的淘洗和淬炼中最终熬成了老手。这个世界本不完美，新手的生涩，老手的世故，本该都是生活的小花边，唯有接纳、包容，这也是善待我们自己。下次打车再遇到新手司机，我要鼓起勇气对他说一声：加油！

【在人间】

漫长的告别

□李晓

3年前的清明那天，柳絮飘飞，远看似一场小雪落下。老卢一家人带着81岁的父亲去母亲墓地祭奠。

父亲一直低着头，目光沉沉，总感觉是在地上找一件遗落的东西。因为长期低头的习惯，父亲一直上扬的眉毛，而今也软软地耷拉下来，一副被岁月驯服了的样子。一家人到了墓地，婆娑树影下的墓碑上，嵌着母亲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母亲依旧笑盈盈地打量着人世。“爸，到了。”老卢提醒父亲。父亲似从梦中醒来，喉咙里咕噜咕噜响。父亲抬头，怔了怔，望着墓碑上的照片，目光浑浊发蓝。

老卢怕与父亲的目光对视，那眼神如深夜的猫眼，塞满了孤独与幽怨。“爸，您认识照片上的人吗？”老卢见父亲无动于衷的样子，他提醒父亲，照片上这个活了76岁的女人，是与他相伴了55年的妻子。父亲摇摇头说，不认得。“爸，她叫张素芬啊，是我的妈妈，您的妻子。”“张素芬？她是我老婆啊，她去哪儿了？”父亲激动得颤抖起来，一把抓住老卢的手急切地问。“妈妈走了，妈妈去世4年了。”“我咋不知道，我咋不知道啊？你们为什么骗我！”父亲靠在墓碑上，呜咽着哭了起来，白花花的脑袋在墓碑前晃动。其实，母亲去世以后，父亲一直把母亲的照片放在床头柜上，时不时望上一眼，填补着心里越裂越大的“黑洞”。

母亲去世前，父亲丢三落四的问题就已经出现了，比如眼镜明明戴着，他却生气地喊，我的眼镜呢？出门时总觉得门没锁上，要反反复复回去几次，推推门确定锁上后才喃喃着离开。母亲去世半年后，父亲深夜睡不着，反反复复起床收拾衣物叠整齐放进拉杆箱里，嚷嚷着要回家。老卢被惊醒了，问父亲：“爸，这不就是在家里吗？”父亲挠挠脑袋说，我是要回老家。

老卢把父亲带上，驱车回到120多公里外的乡下老家。山风吹来，一草一木似乎唤起了父亲遥远的记忆。但几个还健在的儿时伙伴前来相认时，父亲并没有出现想象中的激动，大多数人他都叫不出名字了。父亲目光痴痴向地，双脚颤动。

老卢带父亲去医院检查，父亲是脑萎缩导致的阿尔茨海默症，但五脏六腑尚好。对一位记忆逐渐枯萎的老人及家人来说，这或许是一场人生时光里的漫长告别。

服药只能减缓病情，彻底治愈几乎不可能。父亲爱在黄

昏时大发脾气，嚷嚷着谁谁谁进屋偷了他的东西。还有一次，父亲一个人去超市，他拿了东西蹑手蹑脚拐弯从旁边出去，被服务员叫住：“大爷，您还没付钱啊！”父亲大口喘着气，勃然大怒，一时觉得尊严落地，还吵着闹着说自己是付了钱的。

父亲在家里无休无止地折腾，终于让老卢承受不住了，他严重地失眠，两个乌青色眼袋堆积在眼帘下。经过艰难的思想斗争，两年前的春天，老卢与两个妹妹一起把父亲送进了一家条件较好的养老院全托护理照料。

父亲与那些老年人在一起，依旧是一副威严的面容，独来独往的身影。老卢与家人常去看望他。一次，他看见父亲一个人坐在院里椅子上打盹儿，流出的口水把胸前打湿了。老卢心里难受起来。那次在养老院，老卢搀扶着父亲散步，父亲还主动把手伸给他。握着老父亲温软的手，老卢与父亲之间突然有血脉贯通的强烈感觉，以往父子之间的隔阂一瞬间消散了。那天离开养老院时，父亲还难得地抬起手对他挥了挥，露出了和善的笑容。

老卢用尽办法，努力唤醒父亲沉睡的记忆。他找出家里的老影簿，拿去让父亲一张一张辨认。有时经过提醒，父亲的记忆如电流擦过钨丝一下闪亮了，叫出了照片上人物的名字，并急切地问，他还好吗？一张老卢13岁时到城里公园春游的照片，也被父亲认出来了，父亲一把抓住他说：就是你嘛。父亲见老卢两鬓已发白，嘟囔出声：我儿子也老了。

父亲在养老院里发生的一些事情，令人啼笑皆非。有天深夜，父亲哼完《洪湖水浪打浪》的曲子后，与几位老人提着收拾好的箱子，说要去洪湖旅游。有天早晨，父亲突然冲出去，说要吃街上馆子里的饺子。有一次父亲抓住一位老人，撕扯着说那人衣服是从他箱子里偷去的。幸好，养老院的护工怀着满满的善良把父亲的生活处理得妥妥当当，老卢去养老院时，常常感动地给护工们鞠躬致谢。

而今，84岁的父亲面色红润，胃口不错。前不久的一天，老卢去养老院，陪父亲在小叶榕树前坐下。那树的长长枝条干枯后如长出了胡须，垂下来披挂在老卢肩头，父亲轻轻拨开老树枝条说：“儿啊，树也会老，我也老了，你不要嫌弃我啊，给你添麻烦了。”

老卢站起身，望着榕树，满眼模糊。

投稿邮箱：
qlwbrenjian@163.com